

保护山西壁画免于流散

宁波人马衡 功不可没



马衡



山西稷山兴化寺中殿南墙壁画。

配合正在举行的“请晋来”山西壁画彩塑艺术展，近日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、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孟嗣徽应邀做客宁波市妇女活动中心，为听众带来“古壁丹青——‘晋南寺观壁画群’的流散、缀合及其问题”主题分享。

讲座中，孟嗣徽指出，担任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的宁波人马衡，曾经为保护山西稷山兴化寺壁画免于流散出国做出贡献。兴化寺中殿南壁壁画《过去七佛佛会图》，如今在故宫博物院保和殿西庑妥善保存。



孟嗣徽在讲座中。

1 流散海外的山西壁画

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，敦煌石窟壁画和山西寺观壁画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“双璧”。

许多人想象不到，山西这样一个“煤炭大省”保存着我国数量最多的早期寺庙和宫观壁画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这些壁画中的一部分因各种原因流散海外，成为国外多个著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

据孟嗣徽调查统计，流散的晋南元明巨幅壁画共八铺：

运城稷山县兴化寺的两铺元代佛教壁画，中殿的《过去七佛佛会图》现藏故宫博物院，后殿的《弥勒佛佛会图》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。

晋南某寺的两铺明代佛教壁画《炽盛光佛佛会图》《药师佛佛会图》，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。

临汾洪洞县广胜寺下寺两铺元代佛教壁画尺寸最大，其中后殿西墙《炽盛光佛佛会图》藏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；后殿东墙《药师佛佛会图》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；还有一幅比较小的后殿南墙东侧《普萨写经图》藏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。

平阳府某道观两铺元代道教壁画《朝元图》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，这两铺壁画可看作永乐宫三清殿《朝元图》的前身。

“这八铺壁画主要来自山西的三个寺庙和一个宫观，还有一些与其相关的壁画藏在欧美其他博物馆和私人手中。”孟嗣徽表示。

由于壁画脱离原壁，原始信息也随之被脱离，加之古董商出售壁画时有意隐瞒壁画的出处，壁画的原位、绘制年代、作者以及缀合等问题，成为今日学者研究的重点。

2 稷山兴化寺壁画的坎坷命运

讲座中，孟嗣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分享了其部分研究成果，其中山西稷山兴化寺壁画的坎坷命运是其分享的一个重点。

1923年，兴化寺僧人获悉北洋军队行将压境，为了避免年久失修的寺庙再遭蹂躏，纠集乡民把寺内的壁画分块剥离并藏匿起来。此次剥离的壁画计有三铺，分别取自中殿南墙和后殿东、西山墙。

壁画被剥离后不久，中原地区大旱。1924年，寺僧遂以修缮兴化寺建筑为名，将壁画出售以度饥荒。旋即，境内外古董商相互勾结，拟将壁画偷运出国。

1926年初，被剥离的兴化寺中殿壁画被分装在木箱中，秘密发往北京，拟转至海岸出口。此事被当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教授们得知，由考古研究室主任、鄞县人（今宁波）马衡出面，议价再三，最终以4000块大洋的价钱购买，并电告山西省省长阎锡山，希望他保护兴化寺。

“马衡先生是我的老单位——故宫博物院曾经的院长。”已经退休的孟嗣徽在讲座中介绍，马衡于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

研究室主任兼导师；1924年受聘于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，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；1925年任故宫临时理事会理事、古物馆副馆长；1926年12月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。

当年，马衡不仅出面保护了这组壁画，还在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》上发表《山西稷山兴化寺壁画考语跋》一文。

1952年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主持统筹文物工作，将兴化寺壁画和原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一批文物调拨给了故宫博物院。

1959年，故宫博物院筹建“历代艺术馆”，决定将《过去七佛佛会图》拼合复原展出。在故宫保和殿西庑南端做木架夹墙，将加固好的壁画悬挂在墙面上。最后，中央美院教师和故宫博物院的画工全色补画，使之成为一铺完整壁画。

而兴化寺后殿壁画就没有这么幸运，有此“前车之鉴”，古董商们不敢再将壁画运往北京，而是将其切割成块，转移到太原藏匿，后在河北正定府完成交易。1928年，壁画由天津出港，两个月后运至美国波士顿港，再由火车运至加拿大多伦多市，最终落户皇家安大略博物馆。

3 晋南寺观壁画群值得关注

孟嗣徽在讲座中表示，自20世纪20年代始至今，海内外学者对晋南寺观壁画群的关注与研究从未止步。

除了这些流散壁画，今日保存在晋南寺观中的元明时期精美壁画仍不在少数，具有代表性的有：

原永济永乐宫（今迁建至芮城龙泉村附近）三清殿元代壁画《朝元图》、纯阳殿元代壁画、重阳殿明代壁画等；

洪洞霍山南麓广胜寺上寺明代壁画、水神庙元代壁画，稷山青龙寺元代、明代壁画，汾阳圣母

庙明代壁画，新绛稷益庙明代壁画等。

这些仍保留在寺观中的壁画，信息相对完整，也给学者研究流散壁画提供了坐标。

“从马衡、黄文弼、李济，到梁思成、林徽因，他们都曾为保护、考订壁画做了许多努力，但是，离开原位的壁画，其信息的完整性总是大打折扣。”孟嗣徽说，“不管怎么说，晋南寺观壁画群都是中国寺观壁画发展以来的最后一个高峰，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宗教艺术品，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。”

记者 顾嘉懿